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李黄集解卷二十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曹錫爵

毛詩集解卷二十三

宋 李樗 黄櫄 撰

斯干宣王考室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

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李曰宣王考室也禮記曰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所謂成室即此類也鄭氏曰宣王於是築宮廟羣

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鄭氏所謂歌斯干以落之其言則是而其言羣寢既成而釁之則非也雜記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焉安神明之道也則此斯干考室未嘗釁也而鄭氏以謂築室羣寢既成而釁之豈其然乎秩秩斯干鄭氏則以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為一章歐陽則以秩秩斯干至如松茂矣為一章然鄭氏之說則以宣王之德如

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則以為言民殷衆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如松柏之暢茂矣不如歐陽氏以為頌禱之辭其說為優今當從其說而用鄭氏之意秩秩有常干澗也幽深也言澗也山也各有常處而不遷以譬宫室之固者也爾雅所謂如竹箭曰苞如松柏曰茂苞本也蓋言竹也松也生於山澗之間茂盛而不彫正如所謂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

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譬如人之居此宮室安樂壽考之久亦如松柏之在山澗也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猶毛氏曰道此非也鄭氏作瘉亦非也惟王蘇歐陽皆曰訓圖其說為長蓋言宣王之時兄弟之居此室各相和好輯睦無有相圖以見其居此室而安也似續妣祖築室百堵似繼也鄭氏曰似續若巳午之巳似續妣祖者巳成其宮廟也其說非詩人之本意王氏曰似續妣祖言其宮室內外皆如

先王之制繼紹先王之制而築室於百堵言其宣王之居處可謂安矣蓋言其百堵皆興也夫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人君有髙臺深池之安必思吾民得安其居焉況夫古者宫室則欲民有棟宇宣王之時其考室也築室百堵又遣使招集流民而百堵皆作則斯民必有居處也若宣王者所謂與民同其憂樂也西南其户者西南向也然其所以西南其户者則於此居處於此笑語而已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即

禮記所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也約之閣閣此章言其築牆也方其築牆以繩縮板其繩則在乎板上歷歷然而均閣閣猶歷歷也椓之橐橐言其既已成縮板則投土於板以杵椓築之皆橐橐然而用力然其所以如是也蓋將以除風雨而去鳥鼠也芋毛氏曰大也孔氏曰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為光大也歐陽氏曰君子增大而新之也蘇氏曰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為尊且大也此皆因毛氏之說而求

之然蘇氏之説為優如跂斯翼至君子攸躋此章言
其堂也鄭氏謂主於宗廟非也七月詩曰躋彼公堂
今此詩下言君子攸躋則知其為堂也明矣如跂斯
翼言其嚴正如人之跂足翼翼而恭也如矢斯棘言
其四隅如矢之急直也如鳥斯革言其峻起如鳥之
驚而革也故歐陽曰謂如鳥驚變而竦顧也革變也
如翬斯飛言其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翬羣素質
五色皆備成章曰翬君子攸躋言君子於是升此堂

也殖殖其庭至君子攸寧此章言其路寢也殖殖平正也覺直也噲噲猶快快也噦噦猶煟煟也蓋言其正晝之時則快然而明至於夜間晦昧之時則噦噦焉蘇東坡詩曰晝窻明快夜堂深皆本於此君子攸寧言君子居之而安寧也下莞上簟鄭氏曰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陸德明曰莞草生水中鄭氏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為歡以樂之非也據上文言宮室之成宮室既成此蓋鋪莞簟以寢臥下云乃興則

是為寢臥矣非謂鋪席與羣臣燕安為歡以樂之此蓋言其有莞簟乃安寢於寢室之中既寢而興乃占其夢或夢熊羆或夢虺蛇此皆設為之辭以見其祝頌之辭非真夢也大人占之鄭氏曰謂以聖人之法占之不如王氏謂當時在位之大人也其大人占之曰維熊維羆此男子之祥也維虺維蛇此女子之祥也蘇氏曰熊羆物陽之祥也虺蛇物陰之祥也王曰熊羆強力壯毅故為男子之祥虺蛇柔弱隱伏故為

女子之祥此二説皆通蓋人之夢各有其類故祥若此乃生男子男子之初生也則寢之牀牀尊之也裳晝服也載衣之裳明其主外事也載弄之璋欲其有德也其泣之聲則喤喤然至其長大則皆佩朱芾朱芾者天子之服也天子純朱諸侯黄朱皇猶所謂皇皇者華是也室家君王言室家之内皆是君王者也君謂諸侯王謂天子也女子之初生則寢之地地卑之也裼夜服也載衣之裼明其主内事也瓦紡塼也

男子之初生則玩以璋女子之初生則玩紡塼則古人之教其子也已無非僻之心矣安得風俗而不淳厚乎無非無有非僻也無儀無有不善也猶所謂無咎無譽也唯酒食是議蓋女人之職惟議其酒食而不遺父母之憂也男子則宜其君王女子則宜其室家蓋祝頌之辭也

論曰劉向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宫室小寢廟詩人美之蘇氏曰厲王之世亂而宫

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祖先妣者葢築其宫廟一則以為因其敗壞而作新之也一則以為因其奢侈而革之以儉也然皆無所經見不足信也竊觀此詩則知宣王之營宫室可謂得禮不失之侈亦不失之陋觀詩中作宫室之制如所謂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等句不失之陋矣然其作室也將以除風雨而去鳥鼠則不失之侈矣則於先王之為宫室非徒為美觀將以承先王所為而已故曰

似續妣祖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未有宮室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古聖人作宮室之意惟欲待風雨而已然尊卑不可無别而於此又不可以偪下考之周禮宮室之制廣狹小大皆有法度存乎其間後之人君失其意肆為奢侈千門萬户之宮神明通天之臺勞民費財無所不至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則後世欲求作室之意者當以周禮斯干求之

黄曰雜記載子羔言曰成廟則釁之路寢則考而不釁考者設酒食以燕樂之也古者成室而燕之必有祝頌之辭如晉獻文子成室大夫發焉所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與夫美哉輪奐之意君子謂之善禱故斯干一詩皆考室稱頌之辭也先則言其基址壯厚而不拔兄弟之安居而不争次則言其室家之制度居處之歡悦又次則言其垣牆之固棟宇之麗堂室之美至末數章則願其男女之衆多子孫之

蕃衍而禱頌之意盡矣雖然當天下甫定之餘而遽役民以宮室之事豈不過乎司馬光嘗曰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為先豈可謂之知務哉嘗觀鴻鴈之詩見宣王所以勞來天下之民者無所不至散四方者安其居轉溝壑者得其所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而民有其室矣然後可以樂吾樂而無愧也宣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吾聖人所以深取之與昔者蕭何治未央宮高

帝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洶洶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之過度也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則無以示威夫何之言則固有為之言矣而非為子孫法至於孝武皇帝以宮室疲敝天下千門萬戶之宮神明通天之臺豈非蕭何啓之歟噫章臺之土未乾而楚宮之禍已至阿房之工未畢而秦室之亡已兆因詳論之以為後世人君之戒

無羊宣王考牧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李曰鄭氏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

之至此而成夫考牧者亦猶斯干所謂考室也考則言其歌以落之至於考牧則牧事有成恐與考室不倫然則所謂考牧者乃牧養之處而考之乎誰謂爾無羊至其耳濕濕羊非止於三百也言以三百為一羣則其羣尚多也安得謂之無羊乎故曰誰謂爾無羊黄牛黑脣曰犉九十其犉者言犉者之有九十則不犉尚多也安得謂之無牛乎故曰誰謂爾無牛孔氏曰羊三百頭而為一羣故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

之有多少也犉者九十頭故知犉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犉者之數也此說是也思辭也其角濈濈言其角聚濈濈然王氏曰聚而不相觸也羊以善觸為患蓋羊好牴觸故以其角濈濈為善也爾牛來思其耳濕濕言牛以呞而動其耳濕濕然陸農師曰其耳濕濕言潤澤也蓋牛之為物病則耳燥安得濕濕潤澤也故古之視牛者以耳濕濕則牛之安可知也祭義所謂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也或降于阿至或寢或

訛此言牛羊之得所也言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動息各遂其性也訛者動也爾牧來思至爾牲則具此言牧人之得所也蓑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餱食也言其飲食寒暑皆備也三十維物爾牲則具言毛色之物有三十或青黄赤白黑毛色别異者有三十物既别如此故其牲牷皆具祭祀則索而有之徐安道曰毛色異物各三十其牲具矣犉牛九十則三倍之羊三百則十倍之爾牧來思至不騫不崩此

言牧人之有力以取薪蒸以雌以雄鄭氏以為搏禽獸以來歸王氏亦用其說歐陽則破其說以謂牛羊在野牧人有餘力於薪蒸而牛羊以時合其牝牡所以云此者見人畜各遂其樂也蘇氏亦本此說矜矜此說為鑿不如且從毛氏以為堅強騫虧也崩羣疾也言羊之不耗散也陸農師曰羊之為物多瘦而病陸農師曰言羊之愛牧人也兢兢言羊之畏牧人也而又死善耗敗故於不騫不崩舉羊言之也禮云羽

鳥曰降四足曰漬漬者謂死相殲漬而善耗散也六畜言死皆善耗散而羊尤甚故齊民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汚此言是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此言擾馴以從人之意也言麾之以肱則皆來入羊牢也牧人乃夢此章言占夢之事則亦如考室言占夢之事鄭氏以為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辭也室家溱溱則以為人之子孫衆多也歐陽氏則破其說以謂據詩言衆維魚矣但言魚多爾何有捕魚之文及人

之子孫皆不關牧事詩人本為考牧不應汎言獻夢而為鄭學者遂附益之以為庶人無故不殺雞豚惟捕魚以為養此為繆說不待論可知以為魚之為物生子最多故夢魚者占為豐年歲無水旱則野草茂而畜牧飽此牧人之樂也室家溱溱謂牛羊蕃息衆多也鴟鴞之詩曰予未有室家則鳥獸以所居為室家矣牛羊牢欄亦其室家也今當用其說旗旐所以集衆故為蕃息衆多之兆也

論曰漢時卜式為郎布衣草蹻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牧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式之此言蓋有得於莊子之說也莊子所載黄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遇牧馬童子問塗焉因問為天下之道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蓋言牧人得其道則牛羊自然蕃息牛羊蕃息則可以知當時萬物之盛多也蓋古人以畜牧之多寡而

見其國之興衰宣王之時牛羊之數如此其國可知也然觀此詩之善形容數言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以見牛羊之得其所荷蓑荷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又以見牧人之得其所至於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等句皆曲盡物態詳味此詩有似牛羊之畫圖古人所謂詩中有畫者請以無羊觀之杜子美而下特其小者矣

黄曰厲王亂亡之後宫室廢矣宣王從而新之於是

有考室之詩牧職廢矣宣王從而復之於是有考牧之詩考牧者亦因其牧圉之成而作為禱頌之辭也古人以生畜之多寡而卜其國之興廢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備腯咸有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此禱頌之辭所以詳及於牛羊之衆多牧人之安逸以見其民物富庶之效也前輩謂無羊一詩似畫出牛羊圖所謂詩中圖畫是也牧人乃夢與斯干言乃占我夢皆是設辭

非果有是夢也宣王中興而富庶之效已襲人之耳目不待夢卜而後信而詩人言之者蓋以人情當飢饉之餘則莫不以豐年為願也當離散之後則莫不以室家為念也人情之所欲者在此則詩人之所言亦在此學者當以意逆之

節南山之什詁訓傳第十九 變雅從此始 小雅

節 在切反 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 徒藍

反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何用不監古銜反節彼南山

有實其猗於宜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才何反喪

亂弘多民言無嘉憯七感反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氐

丁禮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次尸反俾民不迷不

弔丁立反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

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於嫁反則無

膴音武仕昊天不傭降此鞠訩音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

子如屆俾民心闋苦穴反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

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呈音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亦音如相酬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李曰家父周大夫也按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桓公之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年不知言所謂家父者乃春秋所謂家父乎不可得而

知也或曰幽王之時有兩家父又曰父子皆字家父或又以為追刺幽王皆不知其真而意之未敢信也歐陽公不以此詩為家父所作為序者之誤然觀此詩末句如崧高烝民詩言吉甫作頌分明是家父吉甫所作無疑矣節彼南山毛氏曰高峻貌巖巖積石貌師尹毛氏曰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氏為大師徐安道曰大誥曰越尹氏庶士御事尹氏庶官之長也言尹氏太師則三公兼庶官之長竊嘗攷詩書中皆

有師尹之人如洪範曰師尹惟日此師尹不可以指其人如詩曰尹氏太師是尹氏為太師明矣春秋書曰尹氏卒譏世卿也其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為世卿其來甚久詩所謂尹氏太師正春秋所謂尹氏當幽王之時專政至平王之世猶為卿故春秋之末猶且專權則其為世卿也明矣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言以山石之巖巖然四方皆可以遠望而見之以譬赫赫然之師尹為萬民之所瞻仰惟其為民

之瞻仰則其行事也必有以副民心之望矣大學曰
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
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蓋為民所瞻不可
以不慎一或不慎則為天下僇不足以為民所望也
令也師尹所為不足以副羣心之望故憂心如惔惔
燔也雲漢曰如惔如焚惔焚之類也惟其憂之甚故
不敢相與戲而談言國之必亡也其言非戲實其國
之將亡也國既卒斬卒終也監明也言國既如此終

至於滅盡為師尹者何不視之乎鄭氏曰天下之諸
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絶滅女何用為職不監察之
非也蓋此詩言所謂國者不必指諸侯只是言周之
將亡而師尹乃恬然而不之慮也節彼南山有實其
猗實草木也猗長也如緑竹猗猗是也言南山之生
物而草木無不茂也為師尹者宜盡其公心則物無
不平今師尹之所為乃不能平心處事則事之不公
者多矣是果何為邪薦重瘥病也左傳昭十九年札

瘥天昏杜元凱注曰小疫曰瘥也弘大也喪亂弘多言喪亂之大而多也民言無嘉嘉美也蓋謂民無善言但怨讟爾憯曾也懲艾也嗟憫也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是天怒也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是民怨也天怒於上民怨於下宜其可以覺悟而乃曾不懲艾嗟閔者以見尹氏為惡常自若也王氏於維石巖巖曰南山之高草木無不生之而維石巖巖此剛節也於此章則言南山之畀有草木生之以實其傍之畝谷此

柔節也此皆鑿說也若以草木無所生為美事則草有所生為可刺矣剛柔之節詩人本無此意皆是於詩人之外自生此義也尹氏大師維周之氐氐本也言尹氏乃周之根本其任之重可見矣當有以持國之鈞使無輕重於國外以維制四方内以毗輔天子使民不至迷惑覲上文言不平謂何則是尹氏之不均也惟其不均則何以制四方而輔天子哉伊尹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

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非予覺之而

誰所謂覺民必如伊尹而後可今尹氏所為如此安

能覺民而使不迷惑哉惟其不能平心處事外不能

維制四方内不能毗輔天子其民之迷無所覺悟則

其亂必矣尹氏專以致國之亂至於如此故呼天而

告之曰昊天不弔而使我空窮如此不宜空我師言

不宜如是之空窮我師王氏曰尹氏空我師而歸怨

昊天師尹之所為王實使之而王之所為天實使之

也龜山辯之詳矣曰天下惟此鞠訩知其無可奈何
安之若命不敢以尤人故歸之天而已毛氏以弔為
至鄭氏乃曰至猶善也歐陽氏不從其說以為昊天
不弔哀此下民而使王政害民如此是也蓋此所謂
不弔昊天如書云不弔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弗
弔天降喪于殷相似左氏傳曰成七年吳伐郯郯成
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
者也遂引此詩弗弔昊天之言為證則不弔不恤也

襄十三年吳侵楚喪君子以吳為不弔亦引此章不弔昊天杜氏注曰不為昊天所恤則不弔為不恤明甚凡人之遭患難或呼天或呼父母此其常也北門之詩刺仕不得志也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黍離之詩閔宗周之為禾黍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則是人之遭患難多呼天也弗躬弗親前數章既深責尹氏此章則責幽王信任師尹也言王不躬親其事使師尹得以專恣也夫所謂躬親者不必如始皇衡石程

書不必如魏文帝之按行簿書也天子當攬權於上不可使出於臣下今王權不出已故使尹氏得以專恣下文不自為政是也惟其如此故庶民皆疑之而不信也仕察也君子之所為王當問而察之則人之邪正可知矣今尹氏誣譖君子王不問察便以君子為可罪則是罔君子故戒之以勿罔君子言王問察其事則以君子為有罪猶云可也今弗問弗察便以君子為非非罔君子乎為王者當平其心而已蓋公

生明偏生暗王者之道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苟能平其心而正之則君子小人之情狀不能逃吾之視聽惟其不公此小人所以得志也故教之以平其心而使小人不得進則不為小人之所危矣故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夷平也殆危也不為小人之所危則其瑣瑣然之姻亞亦無豐厚之仕也壻之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言其信師尹故師尹之姻亞得以類進蓋師尹之不平如此甚也昊天不

傭傭均也昊天不傭降此鞠訩鄭氏曰昊天乎師尹

為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此非也與下文昊天不

惠皆以不平不均歸之於天言天何使我不均而降

鞠訩也鞠盈也訩訟也言民盡訟也昊天不惠降此

大戾鄭氏曰又不為和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亦

非也此正如瞻卬昊天則不我惠言天之不我愛也

天不我愛故降此大乖戾也蘇氏以為昊天不常而

有此謗訟歟非也以昊天不順而降此罪戾歟非也

此其說為甚繆於鄭氏矣鞫訩大戾雖則如此然王者但恐懼修省則可以去其災矣故教之以在上君子如屆俾民心闋言已去小人則民心自闋矣安有鞫訩乎但夷平其心而放君子小人之所為惡怒是違矣安有大戾乎君子如屆屆至也如上文所謂式已也君子如夷如上文所謂式夷也夷平也闋息也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此章又言天之不弔閔我民而亂未有所止且與月俱生言其日浸月長使民不得

安其居故我心之憂如病酒然且歎其誰能秉國之平者乎成平也苟能秉國之成則無是患矣尹氏不平謂何則是秉國之成矣所貴乎大臣者貴乎均一而已陳平之宰肉社下以謂使我得宰平天下亦當如宰此肉則大臣必當得均一之道然後可矣尹氏失均一之道所以歎曰誰秉國成幽王之不自為政故使尹氏用事徒使百姓憂苦而不得安其居所謂不自為政即前所謂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是也鄭氏

以謂天不出圖書其言且怪可鄙矣駕彼四牡鄭氏以此四句分為兩意上二句則以為大臣專恣下二句則以見四方土地日以侵削於夷狄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歐氏不從其說合為一意言我駕此大領之四牡顧天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其說為簡徑言我心之憂如此而為大臣者方且為惡日熾視其戈矛欲相征矣言其快私怒也既和且平無事則又如賓主飲酒相酬然蓋其

性之無常如此所謂喜者私喜而已所謂怒者私怒而已言其私喜怒不在國家也昊天不平言天不使我均平使我王不得安寧今王不自懲艾其心而反怨人臣之正已者小人之專權可以去之而不去忠臣之正已者不可怨而怨之是誠不可與為善者也故家父作此詩以窮王所以致訟之由庶幾訛王之心以養萬邦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

雖皆是王之非然未嘗先論也惟當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故家父欲以訛王之心心既正則小人不得用而君子進萬邦之受其賜必矣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音羊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

是以有侮憂心惸惸（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紅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音信）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井亦反）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暉鬼反）蜴（星歷反）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五忽反）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

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七羊反）伯助予無棄爾輔員（音云）于爾輻（方六反）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之若反）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佌佌（音此）彼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

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李曰正月夏之四月也非建寅之正月也昭十七年夏日有蝕之祝史請用幣平子禦之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此所謂正月與左傳所謂正月同孟夏之四月正陽之月陰慝未作也夏之四月而有繁霜方為災害若建寅之正月有霜則不得為災也則知正月非建寅之正月也當為夏之四月也正月繁霜孔氏曰正陽之

月而有繁多之霜是由王急酷之異以致傷萬物故我心為之憂傷也有霜由於王急酷致於訛言則此民之訛言為害亦甚大矣孔氏之意以霜之所以降者以訛言之致此說非也王氏曰正月繁霜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故我心憂傷也蓋為非有繁霜但訛言爾此說亦非歐氏曰降霜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訛言以害其國其害甚於繁霜之害物也此說得之蓋以正月之陽而有繁霜我心固已憂傷矣今也民又

訛言其言甚大則其心之憂愈甚矣將大也京京憂之不去也癙痒皆病也夫繁霜訛言之為害幽王與羣臣皆莫之憂惟此正月大夫憂之而已故哀小心而病也夫在天則有繁霜之異在人則有訛言之害其禍不難知也幽王之君臣而莫以為憂者蓋亂亡之世常安其危而利其菑夏商之季至於漢唐之末天災屢見非不明甚民心謗讟非不深切而君臣未有覺悟者蓋不如是則國不之亡也紂之時失日而

不知問於左右左右不知問於箕子曰為天下主而

一國失日天下其危乎一國不知而我獨知之我其

危乎今幽王之世繁霜訛言為害上下相蔽曽莫之

憂則周室危矣一國莫以為憂而正月之大夫憂之

大夫其危矣父母生我胡俾我瘉此言深歎生之不

逢時也瘉病也言父母之生我胡為使我慼慼無聊

而至於瘉乎不自先時如此不自後時如此而適遭

此時所謂我生不辰逢天僤怒是也毛氏以父母為

文武非也不自我先非欲其祖先適當用之也不自我後非欲其子孫適當用之也此特深序其怨歎之辭自傷其適遭此時有此災厄也好言自口此則言小人之巧僞其言之美惡惟意好之者至於鑽皮出羽故為好言惡之者至於洗垢索瘢故為惡言莠言醜言也特任口之所出而不得其可愛可惡之實也我心之憂而愈愈然是以有侮也幽王之時在位無非小人而正月大夫閒於小人之列小人不以為憂

而惟大夫為憂安得不遭其侵侮哉安得不罹其謗讟哉惸惸亦是已獨憂也無禄陳少南曰猶言不幸此說是也民之無辜并其臣僕此言幽王之刑濫其民之無罪者既殺矣而又并其臣僕皆從而陷於刑網以見其虐之甚也大夫見其如此故自傷其國政如是曰我何為而禄仕於此乎視彼烏之所止者於誰之屋乎必有所擇也蓋以烏之所止猶避其弋射之患而我乃處無道之朝何也左傳曰鳥則擇木木

豈能擇烏哉烏微物猶有所擇自歎已之不如烏也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侯維也鄭氏王氏皆以薪蒸喻小人此説固無害然不如蘇氏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毁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其説與下文相貫言民之危殆如中林之木非不美也而乃爲人所殘害天乃夢夢然而莫之覺察夢夢昏亂之貌也雖然天意豈真若是哉但天意未定爾故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蘇氏曰方其未定也何所不至及其既定

人未有不為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定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而老子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不然則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者邪適當其未定故耳此言皆諸儒之所未及也謂山蓋卑此則以喻訛言者謂山蓋卑則有為山脊言者有為大阿言者而皆以為卑民之訛言變白為黑如此乃不懲止何也故曰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訛言可懲而王曾莫之恤乃召彼故老不問之以政事而乃問之以

占夢則其所問者非所宜問也賈誼之於文帝問之以鬼神之事説者猶譏以為不問蒼生而問鬼神况夫訛言之為害如此王乃舍之而問占夢之事可謂非所問而問也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言幽王之君臣自以為聖而無有知烏之雌雄者夫烏之雌雄豈難知哉雖常人猶知之不待聖賢始知之也自以為聖而烏之雌雄乃不能別則其與菽麥不辨亦無以異其敢自以為聖乎夫聖孔子不居以孔子之聖

猶不敢居聖人名而幽王何人乃自以為聖乎自以
為聖則又不肯以其國事而下問其臣故但問以區
區不急之事則國家安得而不亂也謂天蓋高不敢
不局局毛氏曰曲也蹐毛氏曰累足也說文曰小步
也孔氏曰謂天蓋實高矣而有雷霆擊人不敢不曲
其脊以欽之謂地蓋厚矣而有陷溺殺人不敢不累
其足以畏之此說是也局曲其身也東京賦曰云云
注曰局傴僂也以天之至高宜其可以高舉而乃傴

僂而行以地之至厚宜其可以闊步而乃側足而行
蓋言禍之不可測而安之不可恃也我之所以號呼
而為此言皆有道理也哀今之人胡為虺蜴之毒安
行無禮無所忌憚何也鄭氏曰虺蜴之性見人則走
此非詩人之意也但取其虺蜴之毒耳瞻彼阪田此
章言巳之特立而無助也視彼阪田崎嶇之處有菀
然特盛之苗亦猶昏亂之朝有挺然特立之賢者特
立之苗特生於阪田之中而天為風雨以扤動之惟

恐其不勝亦猶賢者之特立而小人成羣思有以中傷之惟恐其不及也蓋皦皦者易汚嶢嶢者難全自古邪説之害君子多矣已之守正則為邪者所忌已之好諫則為邪者所嫉其道常不兩立故小人必思有以中傷而逐之然後已然在朝之臣其初求我以為法則惟恐失我非不好賢也及其執我以為仇則不我助也仇仇偶也此以見其孤立也以五陰而剥一陽則陽必消故曰剥剥也柔變剛也謂陽之剥落

而至於盡也以見幽王之朝小人背君子其如幽王何心之憂矣如或結之此章言閔國之將亡也言我心之憂如有物纒結之者以國政之危故也鄭氏曰正長也憂念此之君臣何厲然為惡如是王氏又以正為邪正之正言正危則以邪勝故也此說比於鄭氏為長然不如歐氏之說正為政事之政言古用字多通也厲危也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言火之燎于原寧有能滅之乎今也赫赫然方盛之宗周乃為褒姒

所滅誠可駭也歐氏曰火燎于原其熱盛若不可嚮而猶或有撲滅之者周雖赫然而必為褒姒所滅也然詩本義正不如此顔師古嘗解此四句曰言火燎方盛寧有滅之者乎宗周之盛而為褒姒所滅怨其甚也此論得之褒國名也姒姓也褒姒猶所謂齊姜宋子也威亦滅也此時周未滅而言滅者言其有滅亡之理也國語所載神龍吐漦檿弧箕服之謡雖曰知褒姒之必為害然其為說涉於怪誕不足取也今

此正月之大夫知褒姒之必滅周者則以其國勢知之也卒之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舉烽燧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其後數舉烽燧諸侯亦不至卒有驪山之禍但以一笑而傾國家知此則傾人之國不在多也當此時也其去滅之時無幾矣歐陽曰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正至此始言滅周本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之也終其永懷此章又言終其長

思知君必陷於禍如困於風雨而載車以行其危可知而又棄其輔則其危甚矣輔輻傍之斜木也輸墮也既棄其輔則必墮敗爾車之所載既敗爾事方請長者以助不亦晚乎如晉惠公乘小駟四慶鄭知其必悔弗聽既而戎馬還濘而止於是號慶鄭與此將伯助予何以異自古昏亂之主國未至於亂則多忽賢者之言至於喪亡始思賢者之言有效雖悔昔日之不用已無及矣無棄爾輔此又詳陳駕車之所當然

也不棄其輔又當益其輻屢顧其僕然後不墮敗爾車之所載不棄爾輔可謂慎矣然猶以為未也而又員於爾輻員于爾輻可謂慎矣猶以為未也而又屢顧爾僕然後不至於多難今幽王乃終然踰於絶嶮之地而不以為意其忽於禍難可知矣人而有畏禍之心此猶可救也今也曾不以禍難為禍難則末如之何也矣安得不輸爾載邪魚在于沼此章言居於亂世無所逃其禍如魚在池沼之中不足為樂雖潛

伏之深亦昭昭然而易見蓋言禍難之不可逃如此故憂心慘慘念國之虐政不可逃也彼有旨酒又有嘉殽言小人之徒自以酒食相樂而大夫獨憂也小人之徒以高爵厚祿遂為酒食之歡雖為目前之樂而不知他日之禍旋踵而至也有旨酒嘉殽和洽其鄰里與其親戚周旋而我獨憂心慇慇也云旋也言周旋也昔人有言曰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子母恬然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

如此而小人之徒乃羣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佌佌彼有屋佌佌小也說文佌字與此不同而訓以為小蔌蔌陋也言以小人而有屋之富禄之腆則小人之幸也小人之幸則民之不幸也民人不幸乃天之天害以椓破之也民之遭虐富人猶云可為慘獨之人無以勝其貧實可哀也衰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言其一時之虐政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貧者愈甚而不堪也然則為幽王之民者何

其不幸歟幽王驪山之禍乃自取之而斯民受其禍

斯民何罪焉

毛詩集解卷二十三

毛詩集解卷二十四　　宋　李樗黄櫄　撰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爗爗於輒反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

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音矩）維師

氏豔（於贍反）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

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

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魚郡反）遺一老

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

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子損反）沓背憎

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莫背反）四方有羨（於箭反）我

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

友自逸

李曰鄭氏以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為刺厲王之詩不當為刺幽王之詩其意以謂毛氏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改厲為幽蓋以此篇之中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維司徒也但以此篇不當言番維司徒故以此為厲王之詩蘇氏以為不然鄭桓公在幽王時與番維司徒先後用事又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

不可當從此説觀鄭氏以詩所言豔妻與番維司徒為厲王之詩其下雨無正小旻小宛亦以謂厲王其意以謂四序皆言大夫疑是一人之作其説未之敢信也十月之交日月交會也夫日行遲一年一周天月行速一月一周天日與月一年十二次交會其交會也或有日食之變故交會必於月朔日食必於月朔言此十月交會朔日辛卯也是時日有食之其醜莫大唐書志云十月之交以歷推之在幽王之六年

則是為幽王之詩無疑矣日蝕而以歷推之則是當食也既是日之當食乃為變異之大者唐書志云古之太平日不食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歷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蓋以日當食而不食則是有德者也日當食而不免於食則是無德者也春秋之時書日食三

十六後世歴家皆能推之則是當食也日月交會而日必食雖日當食為人君者亦不可不自省而孔氏云日月交會於筭可推而知則是雖數自當然而云為異者位貴居尊恐其志意易怠聖人假之神靈作為鑒戒爾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為怪異莫此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盖不如是則當日食而使人君無戒懼之心是啓人君有怠慢之心

也鄭氏謂辛金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鄭氏溺於緯家之說故如此但日食自足以見其災異如春秋之書日食有不言日者豈不為災異乎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言月當有微細之時日不當微細也柏舟之詩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蓋日不當微今日月胡交迭而微惟日不當微而微故下民亦孔之哀言禍將及於下民也言日月告凶禍者以日月不用其常道也行道也望而正於黄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陰

斯蝕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日𨽻月明則陽為之食矣凡日月之蝕者皆不用其常道然其所以不用其常道者亦有故焉以四國為政不用其善人故也夫以不用善人而所用者莫非小人而致日蝕苟能用善人則足以消變異矣左氏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夫以月食之變亦可以為變矣而乃以為維其常者王氏云月蝕非其常也然

此日食以陽侵陰猶為常也其說是也春秋日食三十六月食則未嘗書豈其當時偶無月食邪亦其以為常故不書之也爗爗震電此章則言其為災異非獨日食也其災異交午旁至而又爗爗震電貌震雷也春秋書三月大雨震電周之三月乃夏之正月而有震電此其所以為異今此爗爗震電豈亦震電非其時邪惟其震電非其時則使天下不安寧不善之兆也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山之冢頂高峯之上

崒然崔嵬者皆崩落髙大之岸則陷為深谷岸𠩄處上今乃陷而在下深下之谷則進出為陵矣谷𠩄處下今乃進而在上變異如此今之人曽莫有懲艾之者仲舒云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今幽王之時日食如此又有震電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髙岸為谷深谷為陵使能恐懼修省則日食之變必能自省矣况於震電之類乎惟其不知自

省天欲扶持而全安之有所不可此所以亂亡也鄭氏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楀皆氏蘇氏云人各有常官皇父則皆總其權故以卿士目之豔妻指襃姒也美色曰豔左傳曰美而豔煽熾也言此羣小人用事而襃姒其勢方熾與之羣處夫以小人用事已足以致危亂之機而況於羣小人之用事又有豔妻交結於內則其勢蟠結於朝廷之上不可解也商紂之時在朝廷則飛廉惡來之徒用事於內則有妲

巳焉明皇之時在朝則林甫國忠用事在内則有楊妃焉幽王之時在外則有皇父之徒在内則有褒姒焉内外為患如此安得不招致災禍哉此詩上三章則言災異之事下四章則言災異之由所用者非其人也西漢之末有日食則多責之大臣夫災異之興則大臣所不能無罪也然而人君亦當責巳漢之君不能責巳而責於大臣後世所以譏議之今幽王之時天變如此君臣皆有罪故責外所用之人又責其

內寵者言其所以致之之由也豔妻或以為閻妻則是厲王之時當從王氏以為褒姒抑此皇父肯自以為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皆謂已為是也汝何為使我役作不先就與我謀遂毀其牆屋使失其業而田卒為汙萊乎下荒曰汙上荒曰萊皇父虐民如此猶不知反曰我不殘害汝在禮法下當供上役也若以為下供上役果合於禮則秦始皇驪山之役亦可以為禮乎此皆皇父文過飾非所為言無不僞是也已

之為非則自以為是已之害民而自以為禮此蓋多
行不義者也下章則又言皇父之欺君皇父孔聖言
皇父自以為聖也當時君臣皆自以為聖故不肯求
賢以自輔惟不忠之臣自以為聖故未嘗求賢以輔
君作都于向向邑也作都于向之時則所擇之卿皆
貪淫多藏之人曾不且憖遺一老使之守衛我王鄭
氏謂憖者心不欲自強之辭也左傳曰不憖遺一老
杜預注曰憖且也當從其說又擇其富有車馬者以

往徂向此皆言皇父不忠之狀也當時大夫黽勉以從於王事雖勞亦不敢自訴猶且遭讒口之衆多況敢告勞乎茍告勞則罪日多矣下民之妖孽非自天降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逐其主凡此者皆由人也觀此詩日食震電山崩之變皆是人為之致非自天也故為君者當責其在已而已矣言我悠悠居今之世可為甚病而四方之民有饒羨而我獨居此憂四方之民皆享逸豫而我獨不得閒暇非不能

休也以天命至此不久故我不敢效我友之逸也苟欲自逸則安知他日不為禍邪觀幽王之時豈四方之民盡皆有饒羨者豈四方之民盡優游而自逸哉如所謂不宜空我師則四方無有饒羨矣所謂卒勞百姓則民莫克有逸矣乃為此言者蓋大夫方言其已之勤勞憂思故為此辭學詩者當以意逆之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慘慘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荅譖言則退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

俾躬處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息嗣反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李曰詩之名篇皆掇取詩中之文以為之惟雨無正酌賚般四詩篇名皆詩中無其文則別撰其名考諸左傳宣十六年酌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則知此篇其來久矣非必詩者之意然酌般賚三詩命名之義猶可曉惟雨無正為難曉作序者之說曰雨

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雨自上而下譬政自君出其文不貫兼中所謂雨自上而下與夫衆多如雨其意皆不見徐安道曰正大夫三事大夫邦君諸侯皆自肆與凡百君子不敬其身可謂衆多如雨此皆附會而為之說未可深信以為然也此當闕之以俟知者浩浩廣大之意駿長也幽王之時天下被其虐無可柰何而歸之於天曰天之於民其始也德甚大今乃不終其德既生之矣又從而禍之

以至喪亂饑饉之災以斬伐四方之國所以歸其禍於天也蓋人之情疾痛則呼天本非天之不仁也其實名此禍者幽王之罪也人之為此言者特歸之於天而已亦甚其君之辭也旻天之威如此迅烈幽王弗之謀有罪既服其辜今則舍之而不問無罪者乃淪胥陷溺而偏及焉豈畏天者之所當為哉夫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有罪者天之所討也畏天者亦在順天之所討罪之意而已今也非特有罪不之討而

無罪者又且濫及焉有罪者不可舍而舍之則惡者無所懲無罪者當舍而不舍則善人無所恃所為如此將見上天震怒而不佐其國也周宗既滅宗周鄭氏曰鎬京也徐安道曰宗周者周為天下宗也言宗周則在鎬京此蓋祖鄭氏之説不如蘇氏之説曰周宗姬姓之宗族皆破滅無所底定則幽王之勢孤矣而其臣下皆離散故繼之以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正大夫者

大夫之長也鄭氏曰上公也王肅則以三事為三公
大夫乃其屬孔氏以鄭氏之說為然王肅不合分為
二徐安道以謂周官曰三事暨大夫舉三公及大夫
也其說為有據當從王肅徐安道之說言此大夫之
長離散而居莫有知我民之勞勩以至三公大夫及
諸侯無肯夙夜朝夕以省視王事其君臣解體如此
夫三事大夫邦君諸侯宜其日當修省懼而為善今
乃反而為惡以見其無遷善悔過之心也夫幽王上

則為天所怒下則為民所怨內則宗族破滅外則羣臣諸侯攜貳其孤立無侶而不之懼此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然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哉如何昊天此又言王之為惡常自樂而不知自悔故呼天而告之以為何如以法度之言而人不信乎今王所為如此如行道之人不知所到言茫茫然而無所止定也猶所謂譬彼舟流不知所届也雖然王之所為固不然矣凡百在朝之臣亦當敬其身耳蓋

為王止於仁為臣止於敬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敬
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又責之曰胡不相畏乎汝
不自相畏則是不畏於天也此句正猶孔子所謂吾
誰欺欺天乎欺其心是欺其天耳不相畏是不畏於
天也人欲知所以不欺天者不在乎他在不欺其心
耳戎成不退戎兵也遂進也蘇氏以易曰不能退不
能遂為證暬御國語居寢有暬御之箴此言兵勢已
盛不能退是無弭亂之道也饑饉已成不能遂是不

能兆豐年也胡為使我小臣憯憯日瘁𫝊御侍御之臣也侍御之臣憯憯然而瘁而在位之臣無肯以此相告聞可聽之言則受其善而荅之荅之而未嘗行聞譖愬之言則拒其言而退止之蓋言不肯任其責也哿可也此言哀我之不能言者非出於舌之難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當時之所謂能言者乃可於人意蓋以其巧言如水之流轉而躬受其休矣自古禍亂之世正人纔出一言則必受其禍為正人者故多

全身遠害緘默而不言不然則為洩冶之徒由是觀之其當時之緘默而不言者乃為不能言而喋喋自恣無所忌憚乃當時之所謂能言者維曰于仕此章言幽王之世而仕者可謂危且怠矣其曰不可使者則得罪於天子其曰可使者則怨及於同列則其仕豈不危且殆哉蓋天子欲其臣之盡瘁也今也言不可使則得罪於天子矣同列欲其同惡相濟今也以為可使則怨及同列也謂爾遷于王都鼠思憂思也

此章言當時之臣離散而去也雨無正言大夫命之遷來王都其去者則以無家為辭也而此大夫乃憂思泣血無有出言而不我疾也蓋吾之心在於為國則其出言無非為國在朝無有為國者聞吾之言則皆疾吾也今命之遷來王都則彼無不疾我矣既而又責之曰昔爾出居於外誰作爾室亦有作之矣今乃以無室辭我何哉此蓋責之之深也幽王之時大臣無有以憂國為心小臣則有憂國之心正月之尹

氏十月之皇父所謀者皆無憂國之心至於小臣雖有憂國之心亦何補哉

小旻密巾反　大夫刺幽王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日斯沮在呂反　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反　潝潝許急反　訿訿音子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厎之履反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

用不得于道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音刈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李曰鄭云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為小故曰小旻孔氏遂廣其意謂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臣亂政雨無正言宗周既滅君臣離散皆是事之大者此

篇惟刺謀事邪僻不任賢者是其事小於上篇也此其為說不足信然鄭氏既以小旻為政教比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為小至於小宛之詩亦曰政教為小是二說固同矣至於小弁乃太子之事太子之儲事非小事也則其說不行又別為之說以謂鷽斯小鳥故曰小弁則其說自相異同如此不如蘇氏之說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謂之小明在大雅者謂之大明名旻

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删之矣其說是也蓋如叔于田大叔于田之詩以大加於叔于田之上特以為之别爾其所以小大者非有深義於其間也旻天疾威旻天說文曰秋天也王肅曰仁覆閔下曰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蓋言旻天之威迅烈敷于下土也沮止也王氏曰王者隆寬博愛以得天下之心而天下樂告以善道則無所事於疾威天下之善衆至如至誠由直道以圖天下之事有餘裕矣則無所事於回遹其

意以疾威刺幽王非也蘇氏曰天禍迅烈徧於下矣而王之邪謀終莫之改也此說是也蓋言幽王不畏天禍天禍降於下不知所以順天使天有悔禍之意今乃偃然自若信用邪謀則天之禍何時而止也其謀之善者則不從其不善者則反用之夫所貴乎聽諫者惟欲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則不從之今幽王之聽謀如此故我視其謀猶則但見其甚病也卭病也自古昏君暗主之聽謀雖曰善者不從不善者

反從之原其本意豈固意必從不善者之謀哉葢其意以臧為不臧而不臧者反以為臧也昔苻堅信慕容垂之謀而南伐晉後唐廢帝信薛文遇之謀而移敬塘節鎮當時羣臣皆以為不可而二帝獨以為謀之善自今觀之則其謀不善自當時觀之則當時之君必以為成功也潝潝訿訿毛氏曰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其上說文亦曰訿訿意不稱也孔氏推廣其說以謂小人在位皆潝潝然自作威福患苦

其上訿訿然競營私利不思稱其上其説皆不甚明爾雅曰潝潝訿訿莫共職也韓詩亦曰不善之貌其説又不分别二字之説為何如王氏曰潝潝苟有所合也訿訿苟有所毁也王氏此言雖以字生義然實得詩人之意劉向曰衆小在位所從邪議潝潝相是而背君子葢同乎已者則以為是異乎已者則以為非則王氏之言實與之暗合蘇氏曰潝潝言相和也訿訿言相詆也亦是此意葢言小人之好惡如此則

是可哀也小人之黨甚固故其謀之善者則相與違之謀之不善者則相與從之故作詩者視其謀猶則安所止乎左傳曰天祚明德有所厎止祈父之詩亦曰靡所厎止皆是訓至之意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今幽王之時卜筮既數故龜亦厭之不告其猶也其所謀者大多是非混淆故是用不集其發言者訩訩滿庭無能決其是非孰敢執其咎哉蓋所謀者一二而已則必有自任其責者所謀

既多孰肯執其咎責哉左氏楚子伐鄭其六卿欲從楚其三欲待晉子駟曰請從楚騑也受其咎如此則所謂執其咎苟執其咎則為事必欲遂事苟不遂則自受其辜今也徒為其謀而不執其咎此所謂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也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鄭氏曰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以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王氏之說亦如此不如蘇氏之說曰譬如欲行而不先為行

邁之謀隨人而妄行亦是終不得其道也哀哉為猶此章言當時之為謀非以古人為法言任其私意爾如國猶而經理之但其目前之細務非國家之要務也其所聽受者皆邇言其所爭辯者亦邇言無遠圖也夫謀之遠者近於迂闊而難行謀之近者近於切要而易用故近雖有小利而其害隨至遠謀者雖目前未見其利而可以終身無害自非聽之者明安能慎擇而用之哉如彼築室於道謀於行道之人路人

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所謂作室道傍三年不成是也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止定也聖哲謀肅乂此洪範之五事蓋指當時之賢者也膴大也言國中雖未定而有或聖或否者民雖小而哲謀肅乂者王當慎擇而用之無使如泉之流陷溺而敗也自古禍亂之興雖曰小人為之君子並受其禍幽王之時民之有聖哲謀肅乂者雖其國之危亂非已之所為而其受禍則一也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徒涉曰馮河徒搏曰

暴虎虛手而搏虎無舟而涉河此皆人所易見故不敢也然常人之情但知其一自此之外而不知其他也喪國亡家之禍自非明哲君子莫有知者故我心之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惟恐其墜也惟恐其陷也言人皆莫知其他則戰戰兢兢惟此大夫獨如是也觀正月之詩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自常人觀之以天之高又何待於不敢不局也以地之厚又何待於不敢不蹐也惟其知禍

亂將至常人以為無害君子以為理之必至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宛彼鳴鳩翰胡旦反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音冥蛉音零有子蜾音果蠃力果反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陟角反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

卜自何能榖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反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李曰宛小貌翰者毛氏以為高不如蘇氏以為羽也言以鳩之小鳥而羽飛欲至於天也毛氏曰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蘇氏亦曰宛然鳴鳩而求戾天亦難矣以小人而責其繼文武之功亦難矣此説與毛氏同而歐陽深破毛氏之説以謂小宛大夫刺幽王敗政不能繼先王之業其曰宛彼鳴鳩翰

飛戾天云者謂此鳩雖小鳥亦有高飛及天之志幽
王不自勉強奮起曽飛鳩之不如以墜其先王之業
此說是也蓋以鳩之小鳥而猶有高飛及天之志而
幽王乃不能勉強行道而墜文武之業是飛鳩之不
如也王氏之意亦與歐氏同惟幽王既不勉強於此
矣故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先人指宣王也宣王能夙
興夜寐故能成中興之功今幽王乃自怠自棄無興
復之心則文武之業墜矣故念昔先王以傷幽王不

能然也葢治亂之分勤與怠而已成天下之事者莫先於勤壊天下之事者莫先於怠文武造周家之業亦曰憂勤而已宣王成中興之功亦曰憂勤而已惟其憂勤故能興文武之業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周公思兼三王是亦宣王之有懐二人也周公坐以待旦是亦宣王之夙興夜寐也周公惟其勤故能守文武之業宣王惟其勤故能興文武之業今幽

王乃不能如此此周之所以衰也先人毛氏曰文武也而孔氏廣其說以謂王無德而念其先人又云有懷二人則所念二人而已歐氏以先人為宣王是矣而又以有懷二人謂下章所謂二人刺王云人誰不飲酒一人則齊肅通明雖飲而溫克一人則昏愚無知但以沈醉茍一日之樂此又曲說徐安道曰幽王之先人既勤思文武之道此為得之齊聖書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史記亦曰幼而徇齊毛氏曰正也齊

聖聰明之稱言齊聖人之飲酒溫則和而無不容克則能勝己之私正所謂不為酒困是也彼童昏無知之人益醉日富鄭氏曰童昏無知之人飲酒日醉自謂日益富夸淫自恣以財驕人此不如陳少南之說益富也付朝夕於醉而日以增益也惟幽王之時如此故戒之以各敬爾儀天命不又王氏曰言各者則并戒其羣臣也各敬爾儀者以天命不又也又復也天命不再來也汝既以酒敗則天必罰之而其命不

再來矣治積昧醉而亡其喪宋君曰醉足以亡喪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則天威其可不欽哉中原有菽歐氏以此二句為勸勉王為善之意言中原有菽庶民皆可往采采者無不得也世有善道凡人皆可為為則得之矣王何獨不為也又言人性之惡可變而為善譬如螟蛉之子教誨之則可使變其形而為蜾蠃子也此言雖無害然不如且依毛鄭之說從毛鄭之說則與上文相貫上文既言天命不又故此申述

其天命無常之意言菽生於中原惟有力則采得之以譬人君之位無常惟有德者則得之螟蛉之子蜾蠃負之以為已子以譬幽王苟不能養其民亦將有德者養之以為已之民也式用穀善也教誨其子而善從之所謂類我類我是也陸農師曰蜾蠃取桑蟲負之七日而化為子其祝聲可聽法言云祝之曰類我類我蓋其音之然也夫天下不可以常有也商之季而有周正如有力者之采菽蜾蠃之負螟蛉豈可

常哉惟有德者則得之題彼脊令題視也脊令雝渠也視彼脊令之鳥或飛或鳴未常止息人亦當如是我日猶言此日也日既往矣月將行矣日月之逝其速如此幽王宜夙興夜寐庶無忝於所生矣所生指宣王也宣王能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幽王苟能夙興夜寐則不忝其父矣交交桑扈交交毛氏曰小貌歐氏破其說以謂交交者往來貌率循也桑扈竊脂也陸璣注曰青雀也好竊人肌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

桑扈食肉之鳥未嘗食穀也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非廉也則是桑扈未嘗食粟也今也循場食粟則非其所宜矣亦猶我之塡弱鰥寡而乃以為宜入於岸獄則亦失其所矣此所以可哀也民之不可以入岸獄亦桑扈之不可食粟今幽王乃以為宜正所謂倒置也幽王苟握粟以試之桑扈自何能食粟乎不能也能知此則知岸獄非民之所宜也溫溫恭人言幽王之暴虐如此則廷之臣危懼而不自安

故我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恐其墜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恐其隕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恐其陷也夫以漢文帝之時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賈誼猶以為抱火厝積薪之下况幽王之時天怒人怨禍亂之至理之必然當時在朝之臣當何如哉

毛詩集解卷二十四